紅樓夢影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六回　賴尚顯萬里傳書　梅瑟卿千金贈妾

下一回▶

話說榮國府連連喜事。忙過新年，這正月裡無非是拜年、請客，慶賞元宵。不知不覺到了二月花朝。這日又是襲人生日，恰巧寶玉在衙門值日，眾姊妹都到寶釵房裡來熱鬧一回，同到大觀園。進了園門，望去早有各房丫頭、婆子把那些鬥巧爭奇的像生花掛在樹上，小丫頭們也弄些紅綠綢子條兒在花草上掛滿，卻也十分絢爛。行到蜂腰橋上，看那水中樹影更覺有趣。

看了一回，都到王夫人上房來說笑。只見賈璉拿著個稟貼、一封信，進來請安問好畢，向王夫人回話。眾人知道有事，都各自散去。

這裡賈璉回道：「賴尚榮打發他兄弟尚顯進京來請安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他是雲南那府？」賈璉說：「是曲靖府，現在署首府。」說著，玉釧兒遞過眼鏡兒。王夫人見稟帖上寫著：「奴才尚榮謹跪老爺、太太萬福金安……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幾年的孩子作到知府了，這信上的字多，你把大概說說罷。」賈璉道：「他因為蘭兒娶親，巧姐出嫁，孝敬了五千銀子、一百兩金子。才在外頭見過老爺，老爺很有氣，說知道他是窮官，這刮地皮的錢斷乎不收。急的那孩子緊磕頭，求主子賞臉。恰好有客來了，姪兒帶他進來給太太請安，討示下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叫他進來，我也要瞧瞧他。但是那東西老爺既不收，我也不好作主。就因那年老太太的事情，路費不夠，向他借五百銀，他寫了封告苦的信，

送了五十兩銀。老爺賭氣，原封帶回，總說他沒良心，所以這個自然不肯收。再者，咱們也用不著這幾個錢。」賈璉笑道：「雖然不希罕，也難為他大遠的，這點敬心。」王夫人點了點頭兒。

賈璉出去帶了賴尚顯進來，給王夫人磕了頭，替他一家子都請了安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奶奶，你爹媽都好哇？你奶奶還健壯？」尚顯道：「托主子福，奴才奶奶精神很好，就是行路總得人攙著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也是該的，老封君了。」尚顯說：「倒是奴才媽還是痰喘，幸而雲南天氣好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哥哥跟前幾個小廝？」尚顯道：「還就是一個丫頭。奴才嫂子多病，收了兩個人，也沒生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你有幾個孩子？」尚顯笑道：「四個小廝，兩個丫頭。」王夫人笑著說道：「你倒是有造化的。」尚顯說：「都是托主子的福蔭。」說罷，又跪下磕了個頭說：「奴才哥哥打發奴才進京給主子請安道喜，盡奴才們一點孝心。奴才哥哥在外頭這些年，真是潔己奉公，斷不敢傷了主人的臉。才見老爺生氣，也不敢細說，這原是奴才奶奶八十歲，眾同寅送的壽儀。奴才奶奶說：『哥兒、姐兒的喜事，取個吉利。』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奶奶都想的到。你在任上當了這幾年的二老爺，更會說話了，起來說罷。」尚顯又磕了個頭，站起身來向賈璉道：「二叔，你老人家也替我求求太太，施恩賞收了，不然我也不敢回去。」賈璉向王夫人說：「既是老嬤嬤這點誠心，求太太在老爺跟前美言，省的這孩子緊著磨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你奶奶送哥兒、姐兒的，倒不好不收了。」尚顯說：「原想打點首飾，皆因外省匠役實在不好，恐其不合適。」又對賈璉說：「還有四隻箱子，是雲南的土物兒，現在路上，三兩日送過府裡來。今日還要到大老爺園子裡去。」賈璉說：「只怕來不及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你幾時回去？」尚顯回道：「總得過了午節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跟著你二叔吃了晚飯再走。」尚顯答應了：「是」。王夫人又對賈璉說：「那就交吳新登、林之孝存庫。」尚顯又給王夫人請了安，隨著賈璉出去。

按下王夫人，且說寶釵自上房回來，進了角門，只聽一片笑語。小丫頭雙憐說：「奶奶回來了。」襲人等迎了出來，見焙茗媳婦秋紋領著個孩子給寶釵請安。寶釵問道：「你來了！」說著進房坐下。襲人遞過茶來，寶釵問秋紋：「這孩子是你們小鐺兒麼？怎麼不像你？」麝月笑道：「怎麼會像他呢？」寶釵說：「記得我還給你作滿月，難道不是你生的？」襲人道：「不是他下的，可是他孵的。」秋紋笑道：「奶奶不知道這件事啊，奶奶瞧他像誰？」寶釵說：「我瞧著眼熟，想不起來。」鶯兒說：「跟珍大奶奶的萬兒，記得不記得？」寶釵說：「不是那個細高挑兒，有點像司棋的？」襲人說：「就是他！」秋紋說：「這件事，奶奶可別對二爺說。」寶釵說：「這又奇了，與二爺什麼相干？」秋紋說：「焙茗再三的央告我，不教在裡頭說，怕二爺笑話他。」襲人說：

「想來沒和奶奶說過。」麝月說：「那些好事自然都告訴過你。」襲人說：「扯臊，我沒和你說話！」秋紋說：「那年珍大奶奶放萬兒出去，說人家兒，他都不願意，一心要嫁焙茗，情願作二房。他媽又不肯，鬧的要死要活的，又怕弄出事來。我們那個一天家咳聲歎氣，我婆婆看著著急，又不敢作主。我說，什么二房三房的，左右都是舊日的姐兒們，弄頂轎子抬過來就結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倒是賢惠的。」襲人問：「你婆婆疼誰？」秋紋說：「都一樣，那怕買枝花兒也是一樣。這孩子除了吃奶，總跟著我，時刻不離。可是還有一件新聞，奶奶自然不知道。小芸二爺後續的就是小紅，林家當初不敢應，還是求了璉二爺向林管家說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倒聽見璉二奶奶說的，都知道，就瞞著太太那邊。說新人腿上有殘疾，所以沒帶來磕頭。」秋紋說：「頭裡的小二奶奶竟鬧鬼，如今又把墜兒也弄了去。人也鬧，鬼也鬧，沒事就犯犯他們的陳事。說他們在滴翠亭說的話，連林姑娘都聽見了。寶釵心中暗笑，說：「這可冤屈死人，誰那麼大工夫，管他們那些閒事。」麝月問：「你怎麼知道這麼細？」秋紋說：「我姑媽也在東廊下住，和他們家隔一堵牆，所以知道。聽說芳官也還了俗了。本來那時候我們的人也太多，如今又太少。」寶釵說：「老爺總說人多耗費。太太屋裡除了玉釧兒，大的四個，中的四個，小的四個。周姨奶奶就是常貴一個。大奶奶那邊素雲、碧月、曉霞，春草、秋香兩個本是跟蘭哥的，如今在小大奶奶屋裡。三奶奶就是陪房兩個。我這裡就是雙環、雙憐、翠香、翠羽，他們三個人每人一個小丫頭。四姑娘那邊紫鵑多病，磬兒又不中用，就仗著侍硯一個，也鬧沒人使。」

正在閒談，小丫頭說：「姨太太家劉媽來了。」只見劉家的進來請安問好，寶釵站起來問了太太的安，又問奶奶們好。

劉家的一一回答，回頭對小丫頭說：「外頭有兩個盒子，是大奶奶給哥兒帶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哥兒搬了家了。」劉家的問：「搬到那屋裡去了？」寶釵道：「過了燈節兒就跟了太太去了。」劉家的說：「我還沒到姨太太那邊呢。太太叫告訴姑奶奶，梅大太太到京了。」寶釵問：「怎麼沒同到任上去？」劉家的道：「梅大老爺不是越級升了福建臬司，旨意不叫進京，就上任去了。皆因二姑爺告假省親，太太就同少爺進京的，等完了姑娘的喜事才去呢。只有三位姨奶奶跟去了。梅太太這次進京，把柳二爺的家眷也帶來了。」寶釵說：「那個柳二爺？」劉家的說：「就是咱們大爺的把弟。聽見和姑爺也最相好。」寶釵問：「柳二爺幾時有了家眷？」劉家的說：「是二姑爺用一二千銀子給他置的，此刻在梅府裡住，等八月才娶呢。」寶釵問：「你看見沒有？」劉家說：「上次送禮看見過，長的就和咱們太太裡間屋裡掛的那個吹簫的畫兒似的。真是個美人兒，一點的小腳兒，見了人說話很和氣，一家子都喜歡。二姑奶奶愛的了不得，說可惜的給

了柳二爺。如今太太著大爺給他們置房子呢。家裡這會子忙的了不得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太太是最高興替人張羅好事。你下頭歇歇去罷。」襲人說：「往我們屋裡坐著去。」劉家答應去了。

只見秋紋拿了一包活計，笑道：「只顧說話，把正事忘了。這是領下去的活計，都作得了。奶奶再打點些，我們兩人作。他的針線比我細多了！」正說著，人回：「李三姑奶奶來了。」寶釵換了件衣裳，忙到王夫人上房見了李綺，彼此談笑。見李紈帶著媳婦曾文淑，又有蔡如玉、平兒都來相見。李綺問：「雲姐姐、琴妹妹也久沒見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琴姑奶奶家裡有事，這程子沒來。雲姑奶奶正這裡住著呢，著人請他去。」李綺道：「不用請，我瞧他去。還要到外甥新房去看看。」又問：「雲姐姐在那兒住？」寶釵道：「在蘅蕪院住。我陪了你去。」說著立起身，同李紈婆媳往大觀園來。先到蘅蕪院，一進門，見翠縷、侍硯在欄杆上坐著，就知惜春在這裡。翠縷、侍硯見他們進來，忙站起來請安。寶釵向二人搖搖手，便輕輕走到窗下一看，見湘雲、惜春對坐下棋。惜春手裡拈著個子兒說：「我要吃你這一塊，又不忍得。」湘雲道：「你這些毒著兒是跟著妙玉學的，我竟沒防到。」惜春道：「也沒見過下一回輸一回的。」寶釵在窗外撲哧的一笑，倒把二人嚇了一跳。於是大家進房問好讓坐。李紈問：「四妹妹今日怎麼這麼高興？」惜春道：「趁著你們眾位在這裡，評評這個理。他把我捉了來，叫畫一軸白描觀音。那如何是隨便的事，回去畫又不依。又要下棋，他輸了就回去畫，我輸了當面就畫。」李綺問：「到底誰輸誰贏？」湘雲不等說完，笑著叫翠縷：「快收了罷，讓我們說話兒。」眾人說笑了一回，辭了湘雲、惜春。寶釵、李紈、李綺、曾氏都往賈蘭房裡坐了坐，就到稻香村來用了點心，到王夫人上房吃了晚飯回去。這裡各自回房。

次日寶釵從上房回來，見寶玉下班回到自己房中，襲人伺候換衣裳。寶玉道：「換換衣裳還要拜客呢。」寶釵問：「拜誰？」寶玉說：「梅瑟卿。還要給姨媽請請安。」於是換完衣裳自去拜客，到晚方回。寶釵問道：「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」寶玉道：「先到梅家，瑟卿就同到薛大哥那裡，柳老二也在坐。說起他新置的房子，就是蔣玉函紫檀堡的那處。因為忠順王賞了他一所宅子住，所以薛大哥不惜重價一心要買他那房子。」寶釵問道：「什麼原故偏要買？」寶玉道：「皆因柳老二愛他那些花木，更兼蓋造的精細。如今那邊不肯說價，連一頃多果園都白送。這邊又不肯白要，托了許多人，兩下裡說和，前日才定准。」寶釵問：「到底是買是送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作了一千六百銀，所以大家約會明日去看房。還叫轉邀蘭哥，為的是商量寫寫匾對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些事，要是老爺知道了，你可提防著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怕，梅大爺是老爺最贊的人，總說：『據自己所見的少年公子，無出其右者。人品、學問都靠的住，毫無紈袴習氣。長和他談

談，大有益處。』」寶釵笑道：「要知道他的行為，只怕更要贊他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原不錯，不過略放誕些，卻也是文人的本色。」

正說著，見二門上的老婆子拿著兩個字兒遞給雙環，說：「焙茗叫回二爺，這是梅大爺那裡送來的。」寶玉接來看了，一個是給自己的，一個是給賈蘭的。打開瞧了，是務必請明日早去的話。把那一個交給婆子說：「你叫焙茗把這個送到蘭阿哥那邊，聽個回信來回話。」婆子接了，自去傳話。不一時，見賈蘭笑嘻嘻的走到院裡，問：「叔叔在家麼？」寶玉說：「你進來罷。」賈蘭進房給寶玉、寶釵請了安，把字兒遞與寶玉，說道：「叔叔想明日還是去不去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去不是勁兒。去罷，又怕老爺知道。」賈蘭笑道：「要不是有蔣家這層，卻倒無妨。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為這個，咱們外頭商量去。」於是叔姪二人出來，焙茗跟到寶玉書房，問道：「爺明日去不去？來人還等著呢。」寶玉將對賈蘭的話又說了一遍。焙茗道：「爺索性回明白上頭，就說是梅大爺請吃飯。那是老爺最誇的人，自然沒事了。」賈蘭笑道：「好小子，會撒謊。我明日有事也托你辦，自然妥當。」焙茗笑道：「不是奴才會撒謊，是見爺們沒主意。」說著作了個手勢，「這裡頭不是有他，也不用這麼為難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滾罷！你對來人說，回去請安，明日我們准去。」焙茗答應去了。不知寶玉叔姪明日去與不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